

戴淑慎女士編纂

分類評注

古今女子文庫

上海大陸圖書公司發行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三十日初版

(古今女子文庫全四冊)

定價大洋二元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大陸圖書公司

發行者

大陸圖書公司

版權有印必究

印者

大陸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上海

四馬路中

大陸圖書公司

碑誌類

碑一首

碑之文。始於西漢之末。而盛於東漢之世。前必有序。而亦有不作序而第作銘者。本無定體。惟謂之碑者。可以不作銘。謂之碑銘者。未有不作銘者也。

唐武后昇仙太子碑并序

朕聞天地權輿混玄黃於元氣。陰陽草昧徵造化於洪鑪。萬品於是資生三才。以之肇建。然則春榮秋落。四時變寒暑之機。玉兔金烏兩曜遞行。藏之運是知。乾坤至大。不能無傾歛之形。日月至明。不能免盈虧之數。豈若混成爲質。先二儀。以開元兆。道標名母。萬物而爲稱。惟恍惟惚。窈冥超言象。之端無去無來。寥廓出寰區之外。驂鸞馭鳳。昇八景而戲仙庭。駕月乘雲。驅百靈而朝上帝。元都迥闢。玉京爲不死之鄉。紫府旁開。金闕乃長生之地。吸朝霞而飲甘露。控白鹿。

而化青龍魚腹神符已效徵於涓子管中靈藥方演術於封君從壺公而見玉堂召盧敖而赴元闕炎皇少女剩往仙家負局先生來過吳市或排煙而長往或御風而不旋既化飯以成蜂亦變枯而生葉費長房之縮地目覽遐荒趙簡子之賓天親聆廣樂懷中設饌標許彥之奇方座上釣魚呈左慈之妙技遙昇閣道遠睇平衢鼓琴瑟而駕輜輶出西關而游北海登崐崙而一息期汗漫於九垓湘東遺鳥跡之書濟北致魚山之會拂虹旌於日路飛羽蓋於煙郊旣入瀨鄉九井漾德水而澄漪淮南八仙著其圖而闡祕自非天姿拔俗靈骨超凡豈能訪金籙於玄門尋玉皇於碧落者矣昇仙太子者字子喬周靈王之太子也原夫補天益地之崇基三分有一之鴻業神宗啓胄先呈履帝之祥聖考興馬穀洛之鬪嚴父申欲壅之規匡救之誠仙儲切犯顏之諫播臣子之懿範顯圖史之芳馨而靈應難窺冥徵罕測紫雲爲蓋見嘉貺於張陵白蛇成質遺神

丹於雀子鳳笙流響。恆居伊洛之間。鶴駕騰鏹。俄陟神仙之路。嵩高嶺上。雖藉琳宮之宴。仙冠岌岌。表嘉稱於芙蓉。右弼巍巍。效靈官於桐柏。九丹可挹。仍標延壽之誠。千載方傳。尙紀仙人之祀。辭青宮而歸九府。棄蒼震而慕重元。無勞羽翼之功。坐致雲霄之賞。雖黃庭衆聖未接。於末塵紫洞羣靈。豈驂於後乘。斯乃騰芳萬古。擅美千齡。宜與松子陶公同年。而語者也。我國家先天纂業。闢地裁基。正八柱於乾綱。紐四維於坤載。山鳴鸞鷟。爰彰受命之祥。洛出圖書。式兆興王之運。廓提封於百億。聲教洽於無垠。被正朔於三千。文軌同於有截。茫茫宇宙。掩沙界以疏疆。眇眇實區籠。鐵圍而劃境。坐明堂以崇嚴祀。大禮攸陳。謁清廟而展因心。洪規更闡。文山西峙。上聳於圓清。武井東流。下凝於方濁。駢柯連理。恆騁異於形墀。九穗兩歧。每呈祥於翠畝。神芝吐秀。宛呈輪蓋之形。歷草抽英。還司朔望之候。山車澤馬。充仞於郊畿。瑞表祥圖。洋洋溢於中外。乾坤交泰。陰陽和而風雨調。遠肅邇安。兵戈戢而燭烽靜。西鸞東黿。已告太平之符。鄙忝

江茅屢薦興中之應而王公卿士百辟羣僚咸詣闕以披誠請登封以告禪敬陳嚴配之典用展涇宗之儀泥金而叶於告成瘞玉而騰於茂實千齡盛禮一旦咸申爾迺鳳輦排虛既造雲霞之路龍旗拂迥方馳日月之局後殿崇山先鋒蔽野千乘萬騎鉤陳指靈獄之前谷邃川停羽駕陟仙壇之所既爾馳情煙路係想元門遙臨松寢之前近瞰桂巖之下重巒絕磴空留落景之暉複廟連甍徒見浮雲之影山扉半毀纔覩昔年之規礪牖全傾更創今辰之制乃爲子晉重立廟焉仍改號爲昇仙太子之廟方依福地肇啓仙居開廟後之新基獲藏中之古劍昆吾挺質巨闕標名白虹將紫電爭鋒飛景共流星競彩去夜驚而除衆毒輕百戶而却三軍空勞望氣之人自遇象天之寶巖巖石室記黃老五千之文赫赫靈壇披碧洞三元之籙爰於去歲嘗遣內史往祠雖人祇有路隔之言而冥契著潛通之兆遂於此日頻感殊禎迢遞雲間聞鳳笙之度響徘徊空裏瞻鶴駕之來儀瑞氣氤氳異香芬馥欽承景覘日繫休徵爾其近對緜岑遙臨嵩嶺變維城之往廟建儲后之今祠窮工匠之奇精傍臨絕壑建山川

之體勢。上冠雲霓。其地則測景名都。交風勝壤。仰觀元緯。星文當太室之邦。俯矚黃輿。地理處均霜之境。膏腴宇宙。通百越之樓船。穴險山原。控八方之車騎。危峯切漢德。水橫川實。天下之樞機。極域中之壯觀。於是捫危鑿阤。越壑裁基。命般爾而開筵。召公輸而綴思。梅梁瞰迥近。架煙霞桂棟臨虛上。連日月窗明雲母。將曙景而同暉。戶挂琉璃共晴天。而合色曲閣乘九霄之表。重檐架八景之中。湛休水於天池。發祥花於奇樹。珠闕據縱峯之外。瑤壇接嵩嶠之隈。素女乘雲窺步檻。而不逮青童駕羽。仰層檻而何階。茂躅鬱兮若生靈儀肅兮如在。昔峴山墮淚。猶見距平之碑。襄水沉波。尚有當陽之碣。況乎上賓天帝搖山之風樂。不歸下接浮邱。洛浦之笙歌斯遠。豈可使芳猷懿躅與歲月而推遷。霞字星壇。共風煙而歇滅。迺刊碑勒頌用紀徽音。庶億載而維新。齊兩儀而配久。方佇乘龍使者爲降還齡之符。駕羽仙人。曲垂駐壽之藥。使璇璣叶度玉燭調時。百穀喜於豐年。兆庶安於泰俗。虔敷短製。乃作銘云。

上清。其一黃庭仙室丹闕靈臺銀宮雪合玉樹花開夕游雲路朝挹霞杯霓旌。鬢羽駕徘徊。其二樹基創業遷朝立市四險天中三川地紀白雲呈睨丹烏薦祉靈骨仙才芳猷不已。其三遐瞻帝系仰瞻仙儲遙馳月域高步煙墟名超紫府職遇玉虛飄飴芝蓋容與雲車。其四遠集峴崙遙期汗漫金漿玉液霧宮霞館瑤草扶疏珠林璀璨萬刼匪久。其五二儀何算棲心大道託跡長生三山可陟九轉方成鳬飛鳥影鳳引歌聲永昇金闕恆遊玉京。其六青童素女浮邱赤松位稱桐柏冠號芙蓉尋真御辯控鶴乘龍高排雲霧輕舉遐蹤。其七歲往年移天長地久霄漢爲室煙霞作友舞鶴飛蓋歌鸞送酒絕迹氛埃芳名不朽。其八粵我大周上膺元命補天立極重光累聖嘉瑞累臻殊祥疊映歸功蒼昊昇中表慶。其九爰因展禮途接靈居年載超忽庭宇凋疏更安珠敦重開玉宇方依翠壁敬勒丹書。其十新建趾古劍騰文鳳笙飛韻鶴駕凌雲休符雜沓嘉瑞氤氳仙儀靡見逸響空聞。其十一仰聖思元來真懷昔霞軒月殿星宮霧驛萬歲須臾千齡朝夕紀盛德於芳翰勒鴻名於貞石。其十二

敲金戛玉。摛藻揚芬。具此大手筆。方不愧一代女文宗。

洪鑪

猶言火鑪後漢書

此八景道家語猶言八采雲笈七

涓子古仙人名列仙傳涓子者齊人好餌尤著天人經

四百十八篇釣於澤得符鯉

封君未詳

壺公古仙人後漢書費長房傳長房爲市掾市有老翁

魚腹中隱於宕山能致風雨

山遂能醫

盧敖秦時隱士密州圖經

盧山有盧

負局先生神仙傳負局古仙人隱於磨

療衆病

爲我一

化飯成蜂

葛玄字孝先從左慈學煉氣保形之術號葛仙翁常與客對食客請以一事爲戲仙翁乃吐口中飯盡作大蜂飛行筵前少頃張口羣蜂復飛入嚼之仍

爲費長房之縮地

長房東漢汝南人嘗從壺公學仙或一日聞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共驚其縮地之術

懷中設饌未座上釣

魚

左慈見曹操操欲得松江之鱸慈乃設益於座中滿以水舉竿釣之果得是魚

幼表靈鬚之相

左傳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髭王亦克能修其職至於靈

王生而有鬚

嵩高嶺上雖藉浮邱之迎緜氏峯前終待桓良之告

列仙傳王子喬好吹笙作鳳

王甚神聖

嵩山後裔於山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

九丹雲笈七籤人稟九

鳳鳴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山後裔於山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

持我於緜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頂望之不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九丹

雲笈七籤天之氣降陰陽之精

名曰九丹

刀名周穆王伐昆

巨闕

劍名爲越王

素女

古

神

女

名

知

陰陽天道者

青童

謂

仙童也

太平廣記及諸

合成人身

昆吾戎昆吾獻赤刀

巨闕

勾踐所有

九丹

雲笈七籤人稟九

天之氣降陰陽之精

青童並

峴山墮淚

峴山在今湖北襄陽縣南晉羊祜鎮襄陽常登之

玉燭爾雅四時

和謂之玉燭

三精

謂日月

上清

道家三清之一

雲笈七籤

上清之天在絕霞之

星也

外有八皇老君連九天之仙而處上清之宮也

碑陰一首

鐫文於碑之後。故名。或略述事實。或則但記立碑年月而已。古無此體。至唐始有之。

張浣英麗則女學國恥紀念碑陰

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蓋禮義廉恥。立國之基。立身之本也。故人而無恥。則失人格。國而無恥。則喪國體。然國者。積個人而成者也。是以一國之恥。爲人所共腐。心切齒而不能忘。尤非若一身一家之恥。於他人無與。可袖手默視。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焉也。惟我中華民國肇造之四年五月九日。乃以國勢之不競。卒啓戎心。而強諾東隣嚴酷之條件。恥莫大焉。嗚呼。東人我之所自出也。徒以民知自愛。其國發憤。爲雄。一戰勝我。再戰勝俄。遂稱霸。東方震然。自大茲乃蔑棄我宗邦。敢以二十一條慘無公理之條件。迫我承諾。嗚呼。傷哉。以我五千年文明古國。竟以兵財兩竭。戰守無資。哀號乞憐。曾不能得。强隣之一盼。慘矣。夫譬之啞而跛者。一日爲强有力者所憑陵。乃以無拳無勇之故。抗毆無

力反唇不能。祇有力竭聲嘶低首而下心焉耳悲哉然彼啞且跛者阨於天也則亦無可如何也我國人號稱四萬萬豈盡啞且跛者比也加之壤土肥沃氣候溫煖天不愛財地不愛寶梗柟竹箭之美五金鑛石之富則所謂天府之國也其得天可云厚矣然而地有遺利民有餘力寇盜滋繁疆場不競則人事爲之也苟能人懷愛國勵志圖強所謂齊王猶反手耳安知五色之旗不轉瞬飄揚於全球哉用是同人買石置礎題曰五月九日國恥紀念之碑誌勿忘也

椽筆淋漓得未曾有。

天府

凡肥沃險固物產饒多之域謂之天府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所謂天府

墓誌銘三首

古之葬者慮及陵谷變遷後人不知爲誰氏之墓故爲墓誌銘而納之壙中使後日有所稽考誌文似傳銘語如詩其大較也惟古之有誌者不必有銘有銘者不必有誌或誌銘俱備而係二人所作者此則與今人異也。

唐周氏曹禋墓志銘

君姓曹名禋字禮夫。世爲番陽人。祖父皆仕於高祖之朝。惟公三舉不第。居家以禮義自守。及卒於長安之道。朝廷公卿鄉隣者舊無不太息。惟予獨不然。謂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訓其子。肖形天地間。範圍陰陽內。死生聚散特世態耳。何憂喜之有哉。予姓周氏。公之妻室也。歸公八載恩義有多故。贈之銘曰。

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復何言。其生也休其死也休。又何爲哉。其母何憂。

袁中郎曰。周氏識透天荒。覺兒女悲酸情態。一齊抹殺。三復此銘。可謂女中莊列。

明徐媛屠母黃孺人墓誌銘

屠母黃孺人者。予兒媳從父敏瀾屠公之元匹也。以萬歷壬子之春。疾終於寢。逮乎癸丑之秋。予禮古天竺先生而歸。途出檇李。媳之母氏逆我水濱。宴我於

木蘭之上。我兒媳奉其從父之命。出其叔母黃孺人之狀。垂涕洟而告曰。嗟乎。此吾叔父之女姪黃夫人。操不律而狀吾叔母者也。黃夫人於媳爲女兄弟。其文才藻繪。上可方班姬。下亦不愧曹大家。中所載吾叔母生平懿行甚悉。吾叔父將以來歲春王之月。舉其纍裡而卜上峽。蓋窩穸行有日矣。吾叔父念所以不朽吾叔母者。獨有彤管之芳。華勒之麗牲之石。用以賁幽壤而耀來茲。而我姑迴文紈扇。不減名姪。倘哀其衷。而錫之片詞。以華袞其枯骨。庶幾吾叔父得藉手以執同牢之誼。而雪奉倩之悲乎。余自愧無文。無以闡孺人之徽音懿範。而迫於媳婦之請。不獲固辭。遂忘其燕陋。援筆而爲之誌。按狀孺人諱觀。嬌姓黃氏。攜李之角里人也。門稱通德。文彩耀於儒林。譜系名宗。根蒂固同磐石。車書禮樂。爭誇紫誥千篇。卿相公侯。奚止朱輪十乘。賜書未蠹。古鼎猶存。家聲冠冕於本朝。人物琳琅而滿目。父鎔廕繡巡方。虎符臨鎮。一道之風霜掃境。九重之雨露隨輪。伯氏正色。鳳檢雷行。烏臺霜肅。共仰刁曜邊臣之節。咸稱揚秉宰相之才。仲氏洪憲鳳藻。騰文臥看八磚。之日影猶子承玄龍圖外。攘坐清列郡。

之災氣父子聯榮無欹向異同之論。弟兄接武盡機雲俊爽之才。孺人生鍾蕙秀長擅蘭芳。早茂徽華夙彰榮曜。言成軌則常受教於公宮。動合儀章德有聞於師氏。詩賡柳絮甯讓謝太傅之名。閨辭解色絲不減蔡中郎之令女。芣苢采采家有和平之風。葛覃萋萋身躬勤儉之德。逮夫鴻水釐降有媯來歸和聲叶鳴鳳之占。坦腹中乘龍之選宜其家室及桃夭之九華。求我庶士迨標梅之三實。授巾沃盥視寢膳於晨風秉杼鳴機佐咿唔於夜月恭非貌飾孝出性培猶且樛木葛縈逮衾裯之肅肅螽斯羽緝宜子孫之繩繩可謂內則肅慎中饋虔恭者矣。亡何勞瘁傷年沈疴委頓香銷胡地之珍草絕瓊田之路朝陽晞露芳蕤雕顏月冷囊琴絃折離鸞之曲風吹庭樹柯披連理之枝秦樓聲寄文簫玉女光沈寶婺以甲寅春月之吉卜葬於某山之原敏瀾公傷神秋月掩淚長松空悲季直之流書徒悼安仁之長簾仙踪永別鶴馭何年白露凝楸黃埃委榭神光離合陳王之惆悵堪悲雲氣徘徊楚后之留連如在乃作銘曰。

陸終建國江夏開都人挺英傑世擅雄圖繡轂連鑣香貂接耳乃生令淑形管

有美珠產照乘。蘭錫國香。邢衣婺服。宋子河飭。百兩言歸。三星在戶。愛敬天成。
言容有度。旣全婦德。還稱母儀。方之棠棣。譬彼螽斯。義越江沱。仁流樛木。浴繭
供衣。鳴機佐讀。恩洽宗盟。勤持閨政。造物何乖。寸陰易竟。藥謝金膏。光埋神鏡。
嗟美人之一去。似飄英之委徑。金戶聲沉。玉樓人靜。幽墳蕪深。荒埏草勁。嗚呼哀哉。
山青青兮水泠泠。雲漠漠兮天冥冥。山門迴帳兮泉室移燈。鸞悲失影兮劍咽孤鳴。
淒其趙瑟兮哀愴秦笙。千秋萬祀兮局此佳城。

錦心繡口。陸離光怪。令人望而目眩。

不律筆之異名（爾雅）不律謂之筆（說文）楚謂鍼黹之器（孟子）朱輪十乘朱輪謂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蓋歸反纍裡而掩之朱輪十乘貴者所乘之車輪也（漢楊輝文）轂轂卽解轂亦作解獮獸名似羊一角相傳性忠能觸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驕驕佞故漢時法冠一名解轂冠按謂其職居御史也烏臺卽御史臺因其上常有野鳥棲息故名欽向謂劉向與劉欽也機雲謂陸機與陸雲也辭解色絲世說魏武常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題黃絹幼婦外孫齋白八字魏武問修解否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妙好辭也按曹娥碑爲漢蔡邕所撰其碑背之字則邕也於字爲好齋曰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按曹娥碑爲漢蔡邕所撰其碑背之字則邕女琰所題也芣苢詩周南篇名言后妃既成緺綰而賦其事言其已貴而能勤已婦人樂有子也葛覃詩周南篇名后妃既成緺綰而賦其事言其已貴而能勤已婦人樂有子也

寶婺言婺女星也。唐王勃文。寶婺辭星今用爲代表婦女之辭。陸終復姓通志云祝融子陸氏邢衣裘衣詩碩人其頤衣錦裘衣衛侯之妻邢侯之姨宋子河鮎詩豈其食魚必河之鮎豈其娶妻必齊之子

朱素華處士沈君墓誌銘

素華江蘇吳江人

紀常之歿十年。其室人朱氏。旣刊布其行事。越三年乙卯三月廿五日爲民國四年五月初八日卜葬於邑之難充圩。因復誌而銘之。余生原有媿。含垢忍辱。所以報君者如此而已。余非能文者。以十年之久。勉企於爲文。豈有所嗜好哉。當世不乏賢達士。親族昆弟。亦多聞譽。施身者片言借重。宜無不可。然濫譽非榮。失實滋懼。嗚呼。此余欲勉企於爲文。而不懼人之訕且譏焉。君姓沈。諱廷銘。紀常其字。先世自吳興之竹墩遷於吳江之雪巷村。世世富厚。以仁義著於鄉。八傳至翠嶺公。鑿楹藏書數萬卷。刊書又數千卷。爲鄉邦文獻所歸。翠嶺公再傳爲颯生公。豪俠好義。常以良田三千畝。鬻振燕晉災黎。欽賚爵秩。掉頭不就。時論高之。颯生公有子十。君其第七子也。爲庶妣張太君所出。余生與君同鄉。

邑嘗聞先父靜卿公稱道。陡生公仁慈大德。謂螽斯振振。宜天所以報施善人也。先父秉性慈善。亦能好行其德。吾家又多女而寡男。故厚慕之。不意於兩家嚴親見背之後。迺爲昏媾。余姊先許字君。未及嫁而歿。以親朋之周折媒妁之頻來。而吾母復以余許字之。遂於庚子二月二十一日來歸。厚德之門。時距先父之卒已八年。距先翁陡生公之卒。亦四年矣。先姑彭夫人。逝於陡生公之前。張太君則猶在喪禮百日之內。君年二十有六。余一十有九歲也。嘉禮之後。卽易喪服。雖非古法。而吾來君家。實以是爲婦道之始。慨尊章之無奉。睹遺容而宛然。未及事生。猶能事死。夫亦所謂盡孝焉耳。庸詎知吉服便自此永輟乎。君哀感方深。形容枯槁。雖受嫡長廷鏞之庇護。而少丁家難。讀書未多。憂心懨懨。常弗克負。以余初來。慮失諸姑伯姊。歡言之斷斷。蓋小心謹行人也。偶道生母張太君一生艱告。則啜泣如孺子。有終身慕之之心。生平無他藝。惟習音樂。偶一撫弄。便有哀怨之聲。嗚呼。非蓄於中者素然。又何能感余心者。若此乎。翌歲壬寅秋。疫大作。余在母家。忽染時疾。君得報馳至。病良已。遂迎余歸。不數日。病